

DOUGLAS BRINKLEY

「美」道格拉斯·布兰克利 / 著
汪海欢 / 译

★ 克里传

使命之旅

TOUR OF DUTY | JOHN KERRY AND THE VIETNAM WAR

约翰·克里与越南战争 琢磨不透的克里另一面

美国国务卿克里首部权威传记，披露美越战争和东南亚策略内幕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TOUR OF DUTY

使命之旅

克里传

约翰·克里与越南战争

JOHN KERRY AND THE VIETNAM WAR

[美] 道格拉斯·布兰克利 / 著 汪海欢 / 译

DOUGLAS BRINKLEY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命之旅: 克里传/ (美) 布兰克利著; 汪海欢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Tour of duty

ISBN 978-7-5060-7723-1

I. ①使… II. ①布… ②汪… III. ①克里, J.F.—传记 IV. ①K837.1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6703号

TOUR OF DUTY By Douglas Brinkley
Copyright © 2004 by Douglas Brinkle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5523号

使命之旅: 克里传

(SHIMING ZHI LU: KELI ZHUAN)

[美]道格拉斯·布兰克利 著 汪海欢 译

责任编辑: 姚劲华

策 划: 李家晔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中段4层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723-1

定 价: 48.00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64258115、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56354

致 言

满怀爱情和虔诚，谨将本书献给安妮·戈德曼·布兰克利。

维系你胸膛中那一星圣火燃烧的努力，就叫做良心。

——乔治·华盛顿

生命和希望终归征服死亡；而若压路机碾过花朵，花朵就会死亡。

——罗伯特·洛厄尔

我会洗耳恭听来领会故事的寓意，并用竖琴倾诉我对此谜语的解读。

——圣诗 第49节

只需七个字母就可以构成英文单词“越南”（Vietnam）。但是越南的含义大于一个单词，也大于一个国家的名字。它是一个时代，它是缩写成一个单词的历史，它用一个单词总结了一场战争——一场错误的战争，尽管美国青年军人力图去做正确的事。家庭被分裂了，却又被爱心维系着；几代人被分裂了，一个国家被分裂了，然而在更深层面上却又被该国家的理念统一起来。越南，这七个字母隐含着种种困惑、苦涩、爱、牺牲和这场美国最长的战争的高尚性。它用一个单词概括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他出了什么事？他在哪里受伤了？他什么时候改变了？你对一个退伍老兵说“越南”一词，他或她便能嗅出木头燃烧的味道，听见AK-47冲锋枪和B-52轰炸机的声响，看见身着宽松衣装的越共分子，还看见直升机穿过天空。你可以感受到战士们的全部情感，他们最终既是在为同胞友爱而战，也是在为心爱的祖国而战——正是这个理念最初把这些热血青年带到了越南。

——约翰·克里

CONTENTS

目 录

致 言	001
译者序	001
（一）狐狸与刺猬的寓言	001
1. 从克里简历说起	001
2. 克里是刺猬还是狐狸	004
3. 一枚硬币的两面	005
4. 伊拉克战争的两面性	005
（二）克里的外交政策	007
1. 克里的内政外交观：新秩序	007
2. 克里的外交取向：多边主义	008
3. 中东：寻求突破与控制	009
4. 亚洲：重新平衡	010
（三）克里对华政策的倾向	012
1. “重新平衡”大势所趋，“战略转移”不必要	013
2. 外交风格：以低调沟通引领外交	016
3. 新框架：合作机遇要抓住	018
作者序 愤怒的越战老兵	019

第一章	从丹佛起飞	031
第二章	耶鲁岁月	045
第三章	情系加利福尼亚	065
第四章	远征太平洋	075
第五章	在科罗纳多培训	093
第六章	沙漠中的考验	109
第七章	进入越南	119
第八章	“PCF-44号”快艇突击	139
第九章	湄公河溯河而上	165
第十章	死亡三角洲	183
第十一章	勇闯波德河	203
第十二章	接管“PCF-94号”指挥权	223
第十三章	四枚勋章	247
第十四章	回家的英雄	279
第十五章	冬季战士	301
第十六章	政府的头号敌人	329
第十七章	继续使命之旅	357
第十八章	新征程	377
作者鸣谢		397
附1	克里大事记	403
附2	对约翰·克里的采访	407
附3	书中出现的度量单位与法定计量单位换算	409

译者序

· 汪海欢 ·

（一）狐狸与刺猬的寓言

1. 从克里简历说起

2013年2月1日，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宣誓就任第68任美国国务卿，时年69岁。此前四年，克里一直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是从事外交的最佳人选。

1943年12月11日，克里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1966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政治科学专业。

1968–1969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赴越南战场担任快艇艇长。

1976年，他在波士顿学院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JD）学位。

1978–1979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市（Middlesex County）担任检察官第一助理¹。

1979–1982年，他创立克里–舒瓦格律师事务所（Kerry & Sragow）。

1982–1984年，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副州长。

1984年，他当选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此后28年连续五届当选联邦参议员。

2004年，他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失利，继续做代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

2009–2013年，他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2012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宣布对克里的国务卿提名时说：“约翰这一辈子都是在为

1 美国驻华使馆网页将职位写成“首席检察官”，不够准确。——译者注

这个角色做准备的。”2013年1月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国务卿提名的听证会上，克里动情地说：“如果你们确认我的提名，作为国务卿我将骄傲地说，参议院融汇在我的血液中，而且我会同样骄傲地说，外交工作也融汇在我的血液中。”

婴儿潮一代，
外交世家，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一生都在准备着为国家服务，
长期积累着沟通和谈判的经验。

以上几个“关键词”，粗粗几笔，大致勾画出克里的政治形象特征。只是画像上精致的线条和华丽的色彩不免令人在赞叹之余产生某种怀疑：这么优秀呀？会是真的吗？

克里身材修长（约1.93米），面颊狭长，一头浓密的银发，有时会给人以身子骨单薄、面容忧郁的错觉。媒体尤其是漫画界喜欢拿他的身材和面孔开玩笑。好莱坞喜剧演员比利·克里斯托逗趣说，克里高兴的场合下，需要有人提醒一下他的面孔（译者：老脸呀，你的主人在作乐呢）。克里也会不时拿自己开玩笑，一次在去竞选旅行的飞机上，他说：“在紧急迫降的时候，我这一头浓发可以用来漂浮救生呀。”

克里在一些场合下的自述，恰好为自己勾画了一幅生动有趣的自画像。在1996年第三次竞选联邦参议员的一次辩论中，克里罕见地对自己的个性作一番表白：“我非常清楚上帝所赋予我的才智，其中之一就是某种超水准的强度，或者说是超水准的诚挚。”又说：“我知道我不必像有人那样轻易地显露自己的各种才智。我知道自己的为人，就是当你打仗时，我是你同一战壕的好战友。”

什么事情让他真愤怒？1971年美国不承认越战错误，令28岁的退伍军人克里愤慨。时过境迁，三十年过去了，政府不告诉国人伊拉克战争真相，依然令60岁的政治家克里愤慨。上过战场，见过生死，腿上至今仍遗留着弹片，使克里懂得珍惜生命。他说：“每一天都要活得有价值，而了解真相则至关重要，这就是我对伊拉克战争感到如此愤怒的原因。那些年轻的士兵面临危险，是因为国家领导不让国家和人民了解真相。我认为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让他动真情？据克里的弟弟卡梅伦·克里回忆，2002年他们的老父、老母病危卧床期间，59岁的约翰·克里在病榻一旁服侍，其“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令弟弟至今难以忘怀。“别人在那里照顾垂危病人是做事，而他则是主动伸手帮助护理病人，他非常体贴人。”

什么事情让他特惬意？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提到克里的小女儿瓦娜萨说过，小时候他爸爸当众装作蜘蛛行走，身材细长的克里老爹夸张地伸张四肢的怪模样，就是故意给女儿们一点难堪。克里听罢不禁失笑，他说：“这事儿她也说出来啦？是啊，我就是乐意逗她们说出这句话：‘爸爸，你真讨厌。’这才叫了不起呀……当瓦娜萨瞪着我说：‘你怎么会是我爸呢？好讨厌耶！’这时我就知道我得手啦！”

再简单介绍一下克里的家庭情况。根据美国婚姻网站（about.com/marriage）资料，约翰·克里1970年结婚，1988年离婚，他与前妻朱莉娅·索恩育有二女。1995年克里与特里萨·赫因茨再婚，后者与前夫赫因茨参议员育有三子。关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读者或许记得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动人一幕，克里夫妇偕五个子女一同登台为助选造势，堪称一时佳话。克里信奉天主教，跟约翰·肯尼迪一样，也属于美国宗教信仰人口中的“少数族裔”。了解这一点，便于理解克里为何在竞选政治中强调“政教分离”这一宪政原则的敏感之处。

克里在一本书中阐述了宗教信仰对于他的政治价值观的三大影响：一是坚信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正确与错误的绝对标准；二是推崇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三是美国天主教作为少数教派之一，必须更加支持和依赖“政教分离”这一宪法原则，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治权利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他的理想主义中政治价值与宗教价值是相辅相成的。

克里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打冰球、滑雪和飞行。他早在大学期间就学会飞行，曾经驾机从金门大桥跨下穿过。尽管年纪不饶人，他还是很喜欢骑车、帆板冲浪甚至风筝滑水运动。而共和党竞选就更是善于拿克里喜欢帆板冲浪来说事，那段著名的电视广告“约翰·克里，见风使舵”很是脍炙人口。

克里精力充沛而生性好动，即使在停机坪上候机的片刻闲暇，他也会招呼大伙甩一把橄榄球。不过，橄榄球似乎不是克里所长，媒体就有他反应不快、接球不佳的搞笑图片。请注意，橄榄球可是美国的“国球”。如果说橄榄球是美国大众体育文化中的“下里巴人”，那么帆板呀风筝滑水之类，怎么看都像是“阳春白雪”。

克里的小女儿瓦娜萨·克里曾提出四条特点来概括他老爸：尽责、求知、睿智、俏皮。

有人说给克里听，克里笑道：“这四条中我最喜欢俏皮的说法。”确实如此。克里会从值勤中的警察手中借过摩托车兜一阵风；更有甚者，克里有一次访问以色列，兴致很高地说服一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让他操纵喷气机于12000米的高空玩一个小特技；在2004大选中，克里女儿说她父亲为溺水的仓鼠做人工呼吸，更是令人忍俊不禁。

不过，克里对于自身品质还是自有分寸的：浪漫、激情、理想主义、保持接触。

观察克里大半生的事业生活轨迹，符合这四重奏的亮点比比皆是：年过花甲仍然冒风雨出海玩帆板冲浪，不可不谓是浪漫情趣；年过花甲仍然披挂出征竞选总统，虽败犹荣，不可不谓充满政治激情；为环境保护与争取能源自主而毕生奔走呼号，不可不谓理想主义。最耐人寻味的其实是这个“保持接触”（engaged）。要与人事保持接触，就叫联络人脉；要与时事保持接触，就叫不落局外；要与时代保持接触，就叫与时俱进。

运用这三点反观克里的政治运程，就可以解读为什么克里奔波于国际关系的热点之间并乐此不倦。在他尚未担任国务卿之前，就已频频受命飞往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地处理危机了。

2. 克里是刺猬还是狐狸

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说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这则寓言可以用来对克里做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类似希腊哲人的本意，像刺猬一样专一，像狐狸一样多知。另一种解读是，像刺猬一样坚定执著，像狐狸一样多谋善变。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有人用这则政治寓言来比喻候选人，说克里属于狐狸型的，政治上往往采用不同的立场，甚至自相矛盾；而布什则属于刺猬型的，坚持一个立场不动摇，所以小布什获得了胜利。在认为克里属于狐狸型的说法中，褒义是指其足智多谋，贬义则指他改变立场。

克里到底是狐狸还是刺猬？来看看他自己的解读。

克里在2003年《服务在召唤》一书中写道：“领导者（风格）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刺猬型，另一类是狐狸型。刺猬型的就会做一种事，但是非常精通；而狐狸型的则什么事都懂一点。”他怀疑自己符合做狐狸型领导的标准。他说：“在我的公职生涯中，我有机会主持过一系列（政策）问题，譬如战后退伍军人问题、做检察官处理犯罪问题、作为副州长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然后在美国参议院一干就是19年，处理过一系列外交政策、医疗保健、情报、国防、贩毒，以及技术和教育问题。”对于这种跨度广泛的政策阅历，克里有理由感到自豪，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策型书呆子。我从小就被培养要关心大事和独立思考，而非雇人代替我来思考问题。”

不过，克里似乎也不完全认同“狐狸型”，因为狐狸耍小聪明，“什么事都懂一点”，而他则在公职生涯中历练深厚。按他的说法，就是“master a range of issues”。请注意：克里的用词是“Master”，不仅是“主持”，更不限于“涉猎”，而是“精通”。克里认为自己是深入掌握政治专业领域中的一系列业务性工作，那就是刺猬型。

这是一桩小事，从小见大，可以看出克里的一个特点。他似乎不愿意无条件接受别人设定的选项。表现在决策问题上，就是不会轻易作“二选一”的选择，而是试图各避其短，各取所长，甚至跳出“条件限定”的圈子，另辟蹊径。譬如2003年10月克里在伊拉克

战争870亿美元拨款问题上与参议员拜登联合提出“拜登修正案”就是一例。不过，其投票立场前后不一，在反对派看来就是转变立场和自相矛盾，很像只狐狸。

3. 一枚硬币的两面

有人用政治动物来作比喻，说克里似乎是一头像刺猬一般执著的狐狸。为什么这么说呢？兴趣多、涉猎广的“狐狸”执著地走上交外之路，从当选联邦参议员伊始就坚持要加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像“刺猬”一般专一，持之以恒熬到资深乃至成为外委会主席，直至国务卿。而从反战运动领袖、异见分子到参议员、国务卿，克里就好比“刺儿头”化身为“顺毛儿”，不正像“熬成狐狸的刺猬”一样发生了某种蜕变吗？

克里在越战中担任快艇艇长，抓住一次率领编队巡逻的机遇，主动攻击并上岸单枪匹马出击毙敌，荣获银质勋章。退役之后旋而又从战斗英雄转化为反战运动领袖，并在参议院外委会（即他40年后担任主席的外委会）听证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质问：“你让谁成为最后一个越南战争的牺牲者呢？”他质问尼克松政府，如果你不想成为“第一位输掉战争的美国总统”，那么“你怎么说服一个人因为一个错误而成为最后一名牺牲者呢？”

克里在越战中求得了功名，归国后却加入反战行列，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作为青年军人，尽职尽责，机动灵活，见好就收，不乏投机性；作为青年政治活动家，不昧良知，深信战争是一个政治错误，所以挺身而出，参加反战游行，抨击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在他看来，这并不矛盾。他曾经解释说：“在我看来，参加海军去越南打仗，又在退役后加入反战运动，就好比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克里所主张的“民主国际主义”价值观。他说：“我们民主国际主义者明白，总有一天美国必须挑战联合国、北约以及我们的盟国，敦促他们挺身捍卫自身所推崇的价值观。他们也意识到总有一天美国必须面对相同的挑战，即经受住美国价值观的检验。”在克里看来，捍卫美国价值观与经受该价值的检验则是“民主国际主义”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里不对“主义”细究，只是想看看他如何自圆其说。笔者想说，如果他尚未找到直截了当的解答，不妨模仿他的老对手小布什总统的思维方式：当兵服役是公民的义务，质问国会选民的权利。

两面派与沟通对立面的区别在于，前者在立场上自相矛盾，后者以沟通对立面化解矛盾。例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克里注重联合与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科学和技术、政府和商业的各种力量，展现出跨越党派对立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家气度和策略性。这个例子表明，克里在信仰上像刺猬一样专一，在策略上像狐狸一样是多面手。

4. 伊拉克战争的两面性

继续追究关于克里“两面性”的疑问，因为它似乎就是解读克里政治性格乃至外交风

格的一把钥匙。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批评克里的人们说他自相矛盾。一方面克里在国会投票支持授权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以解除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另一方面，当战后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克里转向强烈抨击布什误导了国家。有人拿克里和希拉里、奥巴马作对比，奥巴马当时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尚无资格在国会投票，但记录表明奥巴马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说小布什总统作出了一项愚蠢的决定。

相比之下，克里与希拉里虽然都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事实上两人在开始都投下了赞成票，而后又都表示后悔，并推卸为因布什的误导所致。奥巴马后来说：“即使当初也是有可能对这场战争决策欠妥作出判断的。”后来，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当上了美国总统。不少人猜测克里最有资格得到国务卿的提名，克里也积极为奥巴马竞选站台，结果却是希拉里成为国务卿，克里为此又等了四年。

以克里的个性，他可能有判断性失误，但不能同意政策错误。尤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可能会犯判断性错误（如投票赞成入侵伊拉克），也会自相矛盾（如先同意而后反对87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拨款），但是不会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如主张军事上联合国际力量而非单边主义行动，主张战争拨款出自向富人阶层增税等）。另一个经典案例则是越南战争问题，他判断是一个政策错误，不会违心地支持政府，而是通过合法途径表示反对，争取到国会听证会上发言，通过反战运动来唤醒社会以图促使政府修正其政策。

2003年10月，克里与拜登合作提出“拜登修正案”，企图通过向富人阶层增税来为伊拉克战争支付870亿美元拨款。在提案失利之后，克里又转向反对这一拨款。克里自己承认：“我确实在投反对票之前投了赞成票。”这句话在2004年大选期间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攻讦克里而每阵必用的口实。拜登认为克里在政治判断力上不如他在政策决定上有信心。

对于克里在政治判断上的自相矛盾，有人认为他是两面派，见风使舵、摇摆不定，也有人认为他本性中就有自相矛盾的特质。持两面派观点的人看到的克里既是荣膺功勋、神态严峻的战斗英雄，又是长发披肩、愤怒声讨同一场战争的异见分子，眼见他前脚支持伊拉克战争拨款，后脚又投票反对此案。

一些熟悉克里为人处世的人则不以为然。譬如，克里的前办公室主任戴维·莱特说：“克里总是左右权衡费尽心机，直至把事情做对了。”克里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哈佛·邦迪的妻子布莱克丽·F. 邦迪说：“因为他知识渊博，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不是非黑即白那种，而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区域。”在支持者眼中，克里是一个既坚持核心原则又谨慎务实的政治家，一方面他似乎不善于跟选民套近乎，而另一方面，与人交往中他又具有某

种不可思议的沟通能力。

（二）克里的外交政策

1. 克里的内政外交观：新秩序

考察克里2004年竞选政纲中的内政外交观，结合他在参议院近三十年的议政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在政治和政策上的一贯性。一是他一生主要工作在外交委员会，直至成为资深历厚的外委会主席，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是他的专业，其中尤以核武器控制、网络安全及中东问题为其长期关注重点；二是他曾经担任小企业委员会主席，对于私人企业制度和就业问题深刻关切；三是他在参议院有关科学、环保和医疗保健等政策委员会中均有所担当和建树，尤其是在美国能源安全和世界环保问题上长期投入和持续关注，并著书立说；四是克里秉承了约翰·肯尼迪的政治理念，几十年来一直大力倡导美国青年人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热情参与公共外交活动。当然，他自己身体力行，本身就已经成为参议院继肯尼迪兄弟之后新一代参议员参与外交事务的楷模。

早在2004年的竞选中，克里就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提出美国未来所面临的六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保卫美国并推进美国的价值和利益。第二大挑战是扩展美国经济共同体。主要靠私人企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政府的作用有限但却紧要，在于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诸如基本建设和智力资本。第三大挑战是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第四大挑战是创建一个现代的医疗保健体系。第五大挑战是保护环境和争取能源上的独立自主。第六大挑战是重建和增强美国民主和公民制度的活力。这是克里对美国内政的考虑，不言而喻，制定对策及其应对的结果势必决定美国的国家前途。

2013年初，克里作为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阐述了他任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基本理念。对比两种不同的位置和决策角度，一个突出的转折就是从内政关切转向外交关切。而且他那些有关经济、环保、教育方面的政治诉求又转化为某种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或必要条件。他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当代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像是一个经济政策。”他宣称：“除非我们国家保持强大，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事务上保持强有力的地位。倘若我作为外交官去协助其他国家建立秩序，那么影响我的外交信誉的第一工作优先权，就是美国是否最终将自家财政恢复了秩序。”他进一步阐述他的外交政策理念：“美国外交政策亦是由其国家食物安全、能源安全政策、人道主义援助、防治疾病和推动发展等项政策所定义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一项反恐恐怖主义政策。美国外交政策还取决于我们在威胁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促进世界自由和民主发展上的领导地位。”

克里认为世界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挑战部分集中在中东和中南亚。“当今世界特

点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化不同，而且比以往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从中国的崛起，到阿拉伯的觉醒，经济、健康、环境和人口问题、核扩散、贫困化、流行病、难民等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扣，难分难解。还有阿富汗冲突，人口和信仰都面临着与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还有技术发明加速着权力从国家层面向个人层面转移的步调。”

他还引用了基辛格《大外交》一书中关于世界新旧秩序更迭期间所面临的独特挑战：“那些肩负着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世界大国，普遍缺乏处理新兴国家多极化的任何经验，尤其是新秩序在力图融合旧有力量平衡体系的过程中，伴随着全球性民主政见与当代技术革命爆发——其融合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观念上的差异性及其规模上的全球性都是史无前例的。”

有人大概是因为这席话而推论克里在倡议某种“新秩序”吧？的确，在这种政策听证场合下提及“新秩序”，不免让人联想到近来报导中的大国关系“新模式”之类的提法。它是否是空穴来风呢？

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决定及其延续性，都是基于决策者对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若干基本利益和价值的综合判断。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向正面发展，外交走向无论如何上扬，在基本价值上不会简单妥协，起码是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双边关系向负面无论如何下跌，在基本经济和战略利益上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克里的外交取向：多边主义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克里坚决反对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对外政策，称之为“轻蔑的单边主义”。他认为共和党在外交理念上具有某种“危险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综合征”，他这些言论都是反对单边主义。

克里则主张一种“面向21世纪的、有胆识的、进步的国际主义”，这是基于威尔逊（一战）、罗斯福（二战）、肯尼迪（冷战）等历届民主党总统所一贯奉行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他称之为“民主国际主义式的多边合作传统”，这也代表了民主党的一贯主张。

克里断言：“面对所谓‘非军事即外交或非外交即军事’的抉择，美国人民理应有比这种荒谬的二择一更好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原则外交，它以强大的军事为后盾，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而非短视的追求权力。这种外交要求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实施领导权，不仅仅诉诸武力，也不能永远不使用武力。这种外交致力于一个拥有更高度的自由和更广泛分享的繁荣，并获得友邦和盟友们重大的合作。”

在国际问题上，值得更多注意的是：“为了充分理解当代世界上运用外交的必要性，要求人们对于我们所面临威胁的性质和渊源具有一种更加深刻的体认。我们必须坚定击败恐怖主义的决心，同时也要明白我们所打击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还要追究激励恐怖主义

分子的信念与滋生这种信念的条件。”

在探讨从摩洛哥到中东地区，他称之为西穆斯林世界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张”局势及其动因（诸如政治压迫、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缺乏教育、贫困拒绝接受妇女参加工作，以及高人口增长率）之后，克里严厉批评了小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及其所导致的消极作用，就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联盟力量的萎缩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美情绪的蔓延。并用“三个拒绝”来概括之：“拒绝外交、拒绝国际合作、拒绝集体安全”。克里宣称：“美国利益清楚地要求外交政策回归到多边主义上面来，并为其行之有效而做出认真的努力。”他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多边主义在战略上的意义。

3. 中东：寻求突破与控制

中东是欧洲的火药桶，也是世界霸权的争夺中心，更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克里上任伊始，就不畏辛劳穿梭往返于中东地区，显示出他在这一地区外交政策权衡上的某种倾向。2013年5月，克里就明确地说过，他会将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国务卿任期间的中心要务，期望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成为他的政治遗产。克里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工作了几十年，并与该地区领袖们建立了长期的关系，这一切投资为他赢得了在谈判中拍板成交所需的信誉，他自信是解决这个延续半个世纪的冲突的解铃人。

克里上任国务卿以来，虽然覆盖了从欧洲到俄罗斯，从东北亚到中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大部分还是与中东地区密切相关的事务。其中焦点之一是“乐观与怀疑交织中的中东之角”的以色列；焦点之二是在内战动乱煎熬中的叙利亚。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关系属于历史疑难顽症，克里上任四个月之内就四次飞往该处，不免令人联想起当初基辛格的穿梭外交。观察者说：“约翰·克里对此地区不乏热忱，大概算是以巴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情吧。”

克里在过去几十年里长期不懈地致力于巴以问题，可以说是经验丰富人脉广结。据称，克里立志把解决巴以问题当做他国务卿任内的工作中心，并期望因此青史留名。难怪他几乎天天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联系，甚至与巴勒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巴斯也一周通上好几次电话。

叙利亚危机是从上任继承下来的问题。克里就任国务卿伊始，当地局势就已经在剧烈动荡中。克里在听证会上说：“我享有与总统一样的信念，鉴于当今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破产国家和破产中国家，我们同样亟需坚定地推行一种新方略。”由此看来，利比亚和叙利亚应该就属于这一范畴。由于他的积极斡旋，避免了一场类似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样的大规模战争，实属不易。

明眼人都清楚，叙利亚危机为美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意味着按照美国意志来操作

改变一国政权，从而在中东地缘政治上大幅度地改变敌我关系的力量对比。从支援以色列（扩展战略势力范围）到控制伊拉克（控制世界能源生产和出口），为最终解决伊朗问题提供有力的战略条件。一竿子通到底，美国在中东，战略就是最大的政治利益所在，战略还是最大的经济利益所在。控制波斯湾石油与控制国际海上交通线，实际上就制约住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地区大国强权的经济命脉。

4. 亚洲：重新平衡

几年前，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博士观察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某种重心转移趋势，就说过：“美国军事和更开阔的安全重点，如今正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向亚洲转移中。这种新态势将保持为美国安全优先顺序上之首位，因此未来它将获得财政保障而不受防务经费裁减的任何影响。”

他还提及：“奥巴马在亚洲之行中从未使用过‘pivot’（以……为中心做转移）这个词汇，而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发言中则采用‘re-balancing’（重新平衡）而非‘pivot’。相比之下希拉里（国务卿）则反复地将美国政策表述为‘pivot to Asia’（将战略中心向亚洲做转移）。”

战略平衡是一种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客观存在。这种战略具有矛盾性、博弈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四重特征。战略平衡则往往发生在若干矛盾相关联（对立、抗衡、融合、转化等）的局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制衡的诸方不断地重演着平衡关系“被打破”又“被平衡”的博弈。

一方面，政治关系的变化固然可以影响有关双方对于威胁性质和程度的判断。政治关系的改善或许会改变有关双方对于威胁性质和程度的评估，但是却无法改变现实力量之对比。譬如，即便美俄政治关系之改善导致双方宣称“互不瞄准”，然而核武器所产生的威慑力或威胁含义并非因导弹系统瞄准与否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另一方面，除非有关战略双方在政治关系上发生某种根本性转变，否则其相互战略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通俗举例，就是苏联若不解体并建立某种民主宪政体制，美国就很难改变对俄政策，从而大幅度地裁减核武器，甚至出钱协助俄罗斯销毁核武器。从本质上讲，战略平衡好似水涨船高，矛盾双方大抵是要竞相比照“重新平衡”的。军备竞赛是一种“重新平衡”；构建某种战略关系是另一种“重新平衡”。放眼世界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大国小国，或自强制衡，或合纵连横，概莫能外。

这种“重新平衡”所要“恢复”的预计目标，对于美国而言，就是继续保持与任何对手之间的大幅度乃至绝对的战略优势。这就是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容不得半点矫情和单方面的主观意愿。事实上，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和军事准